

## 一种是慢，另一种也是慢

### ——谈新版《倚天屠龙记》与电影《绿皮书》

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毛尖

慢镜头，在电影史和大导演手中，都是一种高亮相镜头，用来把一个意图一个表情一个动作最大限度地呈现给观众，但是，这些年，频繁发生在武侠影视作品中的慢动作，却沦为一种遮掩镜头，遮掩无能，遮掩空洞，遮掩资本。

万能的慢动作，遮掩了演员、编导、剧组的懒惰和虚弱

为了和人民群众在一起，甘阳老师坚持看了不少武侠连续剧，新版《倚天屠龙记》出场，他也亲自看了，看完以后发出六个“哈哈哈哈哈”，我后来意识到，他一口气笑了六个哈，是被电视剧给气的。

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《倚天屠龙记》2019版，全体观众都会同意，这是一部慢动作剧。我用正常速度看了四分钟，受不了，改用1.5倍速度，还是被慢动作弄得跟在太空舱里似的。

慢镜头，那是随便用的吗？世界杯进球后，慢镜头回放人类的最高能时刻。《黑客帝国》，慢镜头标志出“子弹时间”。黑泽明用慢镜头改写暴力，胡金铨用慢镜头创造侠客，斯科塞斯用慢镜头表现力量，吴宇森用慢镜头抒情江湖，周星驰用慢镜头调侃正剧，慢镜头是一种语法，一种创造风格的手段，但是，新版《倚天屠龙记》，从头到尾的慢动作，是几个意思啊！

一个意思：慢动作正在毁掉我们最有价值的类型剧。

慢镜头，在电影史和大导演手中，都是一种高亮相镜头，用来把一个意图一个表情一个动作最大限度地呈现给观众，但是，这些年，频繁发生在武侠影视作品中的慢动作，却沦为一种遮掩镜头，遮掩无能，遮掩空洞，遮掩资本。

新版《倚天》绝对不算一个烂剧，导演创作谈非常诚恳，编剧也试图尊重原著，蒋家骏之前的《射雕英雄传》(2017)也让人对他格外好感。青春版《射雕》召唤出了新一代的“铁血丹心”，新《倚天》也沿用了新《射雕》的成功经验，开场亮出周华健的《刀剑如梦》，搞得我们这种中老年观众简直有点激动，觉得自己的青春并没有完全沦为二手烟。但接着，每个人出场都一格格飞进来，每一次打架都一帧帧升空，所有的兵器都在抵达前先定格，搞得我一度以为电视机坏了，为什么每一次出手都要特写一下手臂和手掌，掌心里什么都没有啊。

看了两集我想清楚了——这种拍法可以最大程度地降低我们对演员身段的要求。一个不会打斗的演员至少能把手臂伸直，一个没有表情的演员也可以被慢动作遮盖掉脸部的僵硬，而一个拥有慢动作的打手，不就像被慢动作的足球名将一样，直接被明示为武林高手吗？而最重要的是，那么多慢动作，看上去又长又贵，不就是你们观众想看的资金流吗？如此，创造过电影史的慢镜头变成了当代武侠的遮羞布，身体到不了的地方，慢动作。情感到不了的地方，慢动作。思考到不了的地方，慢动作。万能的慢动作，遮掩了演员、编导、剧组的懒惰和虚弱。

所以，我的想法也很粗暴。既然新版《射雕》开出了新一轮的金庸翻拍，接下来三年，我们会很多部武侠出炉，徐克要拍《神雕侠侣》，王晶要继续他已然经典的《倚天屠龙记》，彭浩翔要拍《鹿鼎记》，为了阻击新武侠被慢动作耽误，所有剧组能不能停用三年慢动作？如此，甘老也不用慢镜头似地笑出六个哈，我们也能因为三年的压抑对慢动作重新生出满腔期待。

我们的影视工业真的得静下心来，分辨清楚慢与慢的区别

停用三年慢动作，我们可以试试另一种慢。我用《绿皮书》为例说明一下。

今年奥斯卡从提名到拆封，一直没有特别激动人心的议题和争论，《绿皮书》最后拿了最佳电影，被影评人圈子扔了一些小板砖后，也开始全球圈钱。我看了一遍半《绿皮书》，这部电影能拿大奖，一边是奥斯卡越来越工整甜蜜，一边却也展示了当下美国的族裔和身份叙事。

上世纪 60 年代，一个黑人钢琴家雇了一个白人司机南下巡演，在种族歧视严重的腹地，他们共度了两个月，这个，就是《绿皮书》的故事。但电影整体像是情感机器人编的剧，影片所有线索均匀勾连，每一个梗都被回应，无论是匹兹堡这样的语言梗，还是绿色鹅卵石、家书这样的题材梗，都被丝丝入扣毫不做作地前后镶嵌，既能表现演员的个性又和主题参差呼应，如此骨肉停匀，像极《西部世界》的完美造物。

不过与此同时，《绿皮书》又被美国很多影评人讽刺为“白皮书”。

扮演黑人钢琴家的马赫沙拉·阿里凭此片斩获最佳男配，但《绿皮书》其实是两男主结构，影片上映后，钢琴家后人非常不满，因为参与编剧的是白人司机的儿子，故事也完全从司机视角展开，白人司机也被赋予了最受银幕欢迎的三大优点：爱吃爱说爱老婆。他一路唠唠叨叨，教会了高冷又文艺的黑人钢琴家吃炸鸡，聆听黑人自己的音乐，以及不能忍的时候就不忍。钢琴家后人对此激烈回应：纯属白人臆想！

而这种白人臆想，却有效地迎合了今天的美国对底层白人的抚慰，当白人司机在自己的经济位置上脱口而出“我其实比你更黑”时，种族问题被阶级问题包扎，人群里很多认同声。但显然，这种认同内在地生产出的新种族问题，却是编导无法处置的，最后只能南北一家亲地用一个圣诞夜把所有人放在一个客厅了事。

不过，整部《绿皮书》拍得不慌不忙，没有特别出彩的段落，但也没有掉线的桥段，演员全程在线但不射门，所以不需要慢镜头加持或减持，因此，当朋友问我，这部电影什么地方特别打动我的时候，我完全说不上来。然后，回家看了新版《倚天屠龙记》，在漫无边际的慢动作打斗中，马赫沙拉·阿里在舞台上在宴会厅在橘鸟餐厅弹钢琴的片段一直浮现眼前。

那些钢琴段落都不是阿里弹的，但是阿里演的。为了在电影中出演钢琴家，他被加量进行了三个月的钢琴培训，这是一个角色的养成。即便整部电影中，都有非常完美的特技可以把阿里的手处理成替身钢琴家克里斯·鲍尔斯的手，但阿里还是接受了严格的漫长的培训，并不是为了用三个月学会演奏肖邦，因为那不可能，而是，“为了让自己有个机会坐在钢琴前，了解这件乐器，思考这件乐器会如何影响我的表演。”

阿里在钢琴前坐了三个月，最后让他的替身教练也觉得，他看上去就像在钢琴前坐了一辈子。这是慢，动作，最原始的工作方法。在这个意义上，尽管像《绿皮书》这样的电影有各种可以被诟病的地方，但是，在已然开出的国产电影工业界面上，我们真的得静下心来，分辨清楚，慢与慢的区别。

《绿皮书》里，白人司机有一句台词现在很红：我父亲曾经说过，无论你做什么，百分百地去做，用全部力气工作，用全部力气笑，吃饭呢，就像是吃最后一顿。想跟新版《倚天屠龙记》里的所有武林高手说，用你们的全部力气打给我们看看吧。